

科學譯叢

關於希臘人的人種起源問題

A. И. 久梅涅夫著

科學出版社

目 錄

概論一 問題的提法与古代傳說中有關希臘人人种起源的材料…	1
概論二 从後期語言中看希臘各部落最初分佈的痕跡和 關於邁錫尼時期銘文文字的問題……………	44
* * *	
附表一 文献简称索引……………	62
附表二 譯名对照表……………	64
譯後記……………	78

關於希臘人的人種起源問題

概論一 問題的提法与古代傳說中 有關希臘人人種起源的材料

關於邁錫尼時代希臘居民的問題，在最近五十年內屢屢引起研究家們的注意。五十多年以前，英國史學家利基維就已清楚地提出關於希臘人種起源的種族主義的理論。根據這個“理論”，邁錫尼文化是亞該亞人以前的居民（皮拉斯齊人）創造的，後者的特點是頭髮和皮膚呈深灰色；亞該亞人不同於深灰色頭髮的土著居民，他們的頭髮是淺色，他們是北方人中的阿利安部落（接近克爾特人），並且把自己的与哈尔斯塔特文化有親屬關係的文化搬進了希臘；所謂哈尔斯塔特文化，即是鐵、纖維、幾何形的器皿、火葬的儀式等等。約在特洛耶戰爭前一百年，亞該亞人出現在希臘土地上以後，便接受了土著的語言，並和他們融合起來。多利亞人中的色雷斯-伊利亞部落的侵入，消滅了亞該亞人的統治¹⁾。

伊凡思僅憑考古材料而完全忽略了古代傳說的材料，因而在一九一二年的演說中²⁾，他否定了邁錫尼文化是屬於希臘人的，而發展了這樣的原理：米諾斯人的克里特島不僅對希臘大陸發生文化的影響，而且實際上在希臘佔統治地位。照他的觀點看來，一直到十二世紀為止，統治邁錫尼和阿哥利斯其他中心地點的諸王朝，都是米諾斯人出身的。伊凡思因此假定說，甚至歌頌這些王朝的統治者的荷馬史詩，起初不是用希臘文、而是用米諾斯文字編寫的，只是在後來，它

1) 利基維 (W. Ridgeway): “早期的希臘”(The Early Age of Greece), 第一卷, 一九〇一年版。第二卷是一九三一年作者死後刊行的。早在第一卷出版以前, 利基維於一八九六年在 JHS 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什麼人創造了邁錫尼文化?”的論文, 其中業已發覺了他的理論中的基本論點。

2) 伊凡思 (A. Evans): “希臘生活中的米諾斯和邁錫尼因素”(一九一二年六月在希臘學會上的演說), 載 JHS, XXXII (1912), 第二二七至二九七頁。

產生在兩種文字的環境中(這裏米諾斯人是統治階級,而希臘人雖處於附屬地位却組成主要的居民大眾)以後,才最終用希臘文寫定。

伊凡思的觀點尚未獲得公認。有些研究家如李弗¹⁾和後來的邁厄斯²⁾,都談到克里特對希臘大陸的統治應在更早的時期,即在亞該亞人出現於希臘以前。對伊凡思所假定的關於克里特統治希臘大陸的說法,尼爾松³⁾也有許多反對意見。其他研究家在關於希臘人的人種起源的問題上面則比較靠近古代的傳說。克勒什麥爾⁴⁾以分析希臘語的方言材料為根據,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最初在希臘站穩腳根的希倫部落是伊奧尼亞人,接踵而至的是亞該亞人,最後是多利亞人。根據語言學的材料,特別是希臘方言的材料,關於上古時期希臘人以前的居民和希臘居民的問題,在德布隆奈爾⁵⁾的一篇不長的論文中已予解決。

關於出現在荷馬史詩中的亞該亞人和丹內阿斯人屬何部落的問題,引起了研究家們特別的注意。一方面,如所週知,別洛赫⁶⁾,繼之有帕瑞蒂⁷⁾和卡爾斯特⁸⁾,把亞該亞人和多利亞人等同起來,雖然多

1) 李弗(W. Leaf):“荷馬與歷史”(Homer and History),一九一五年版,第三六頁及以後諸頁,又第二四三頁及以後諸頁。

2) 邁厄斯(J. L. Myers):“希臘人是誰?”(Who Were the Greeks?),一九三〇年柏克利版。

3) 尼爾松(M. P. Nilsson):“荷馬與邁錫尼”(Homer and Mycenae),一九三三年倫敦版,第七一至八二頁。補充尼爾松所引用的材料,可參看羅利麥(H. L. Lorimer)的豐富資料:“荷馬與文獻”(Homer and the Documents),一九五〇年倫敦版。

4) 克勒什麥爾(P. Kretschmer):“希臘語言史”(Zur 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Dialekte),載《Glotta》, I (1909), 第九頁及以後諸頁。

5) 德布隆奈爾(A. Debrunner):“從語言學方面看古代希臘的殖民”(Die Besiedlung der alten Griechenland im Lichte d. Sprachwissenschaft),載 NJKA, I (21)(1918), 第四四三至四四八頁。

6) 別洛赫(G. Beloch):“希臘史”(Griechische Geschichte),第二版,第二卷,第九〇頁及以後諸頁。

7) 帕瑞蒂(L. Pareti):“上古斯巴達史”(Storia di Sparta arcaica),第一卷,一九二〇年佛羅倫薩版。

8) 卡爾斯特(U. Kahrstedt):“關於邁錫尼和蒂林夫建立者的民族問題”(Die Nationalität der Erbauer von Mykenae und Tiryns),載 NJKA, 12 (22)(1919), 第七一至七五頁。

利亞人通常是被認為最純粹的、最少被其他部族混合的希臘部族的代表。与此相反，普楞提斯認定亞該亞人（北方的和伯羅奔尼撒的亞該亞人都是——樣）是從賽普路斯島及小亞細亞南岸一帶來的外來人¹⁾。維爾²⁾把亞該亞人區別為“兩個時期的亞該亞人”：起初是從海外移植到希臘來的先希倫部落，以後在希臘領土上出現了希倫人——希倫部落就是以此為名的。甚至庫尼³⁾也同樣認為亞該亞人的名稱不是印歐的名稱，即不是後來應用於遷移到希臘的印歐人身上而成為他們真正名稱的那一印歐的名稱。

“丹內阿斯人”一辭也有不同解釋。例如，荷蘭德⁴⁾把不具有地域意義的丹內阿斯人的名稱同與一定地域相聯系的亞該亞人與阿哥斯人的名稱相對比，認定“丹內阿斯人”不是部落的名稱，而是從敘利亞遷到阿哥利斯來的統治氏族的名稱。在推羅城的阿俾美雷克（他是泰爾埃爾阿馬那通信集中的一方）的一封信中，提到達魯那（Дануна）王的名字，這個事實可以作為有利於後一種斷言的主要論據。相反地，邁厄斯⁵⁾認為丹內阿斯和丹內阿斯人是當地統治氏族的代表。他在自己關於丹內阿斯的神話的解說中，是以曼涅托的記載為出發點的：曼涅托把紀元前十四世紀中葉阿門霍忒浦四世死後的混亂時期許多妄圖竊取埃及王位者之一和希臘人丹內阿斯混為一

1) 普楞提斯(W. K. Prentice): “亞該亞人”(The Achaeans), 載 AJA, XXXIII (1929), 第二〇六至二一八頁。普楞提斯在此是以“伊利亞特”(VI, 398 和 415) 的特殊解說為出發點的，並根據他把亞該亞人(αχαιοί) 和赫梯文的“akhaya”與埃及文的“akhaya”視為等同的看法，因而認定他們就是居住在小亞細亞南岸一帶的人。但普楞提斯在假定亞該亞人的海外起源以後，又論到在國內基本居民中間，這些外來人的完全的融合(第二〇八頁)。

2) 維爾(R. Weill), JA, XIX, 第一四一至一四四頁，並參看“敘利亞”(Syria), III (1922), 第二七至三八頁。

3) 庫尼(A. Cuni): “皮拉斯齊人”的名字和亞該亞人的名字”(Le nom des Pélasgues et celui d'achéens), 載“巴比倫”(Babyloniaca), IX (1926), 第九頁及以後諸頁。

4) 荷蘭德(L. Holland): “丹內阿斯人”(The Danaoi), 載“哈佛古典語言學研究”(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XXXIX (1928), 第五九頁及以後諸頁。

5) 邁厄斯: 前引書，第一二〇頁，並參照第三三二頁。

談，因此邁厄斯認定丹內阿斯是在夺取政权的企圖失敗以後从埃及驅逐出去的僱傭兵的領袖。这个神話的類似的解說在沙赫爾梅的一篇專門的論文中，講得更完備，但是他却把神話中反映的事件歸結到更早的時期，歸結到把赫克索斯人逐出埃及的時期（紀元前十六世紀上半葉）¹⁾。沙赫爾梅根據的是對幼里披底的“黑叩巴”的註釋（第八八六行）所講的古代傳說的一種說法，按照這種說法，阿哥斯王丹內阿斯把自己的名叫埃及普塔斯的弟兄赶走了，後者便退入埃及，而以自己的名字稱呼這個國家。埃及普塔斯和他的諸子就是參與放逐赫克索斯人的希臘的僱傭兵，他們的同胞尚不願接受他們回國去。依照沙赫爾梅的意見，“丹內阿斯人”一辭後來是標明更狹小的一羣居民、即“軍事階層”（Kriegerstand，第三四五頁）。

法國學者霸松曾寫過兩篇論文，討論關於伯羅普斯人和卡德馬斯人的起源這一更為具體的問題，這兩種人他更常常稱為“斯巴達人”。在解決伯羅普斯人起源的問題時，他機智地把伯羅普斯的父親坦塔拉斯的名字和最後一個赫梯王杜撒里迦（Tuthaliyaš）的名字相比，Tuthaliyaš 中第一個母音，根據通行於小亞細亞的發音，應該發鼻音。結果，霸松不僅按照傳說認為伯羅普斯來自小亞細亞，而且還把他的遷居異國和當時赫梯王朝的危機相對照²⁾。霸松關於卡德馬斯及其同夥的起源的假定則不夠充分，因他藉助於類比的、不成功的發音學的比擬，說他們來自呂底亞³⁾。利維⁴⁾和維爾⁵⁾同樣認為卡

1) 沙赫爾梅 (F. Schachermeyr): “什麼樣的歷史事件導致邁錫尼文化的成立” (Welche geschichtliche Ereignisse führten zur Entstehung der mykenischen Kultur), 載“東方文庫”(«Archiv Orientalní») XVII, 2 (1949), 第三三一至三五〇頁。

2) 霸松 (G. Poisson): “赫梯人的國王坦塔拉斯”(Tantale, roi des Hittites), 載 RA, XXII (1925), 第七五至九四頁。

3) 霸松認定傳說中的“斯巴達”首先是一個部落名稱以後，就拿它和呂底亞首都的名稱相比擬，因為這個首都的名稱按當地發音聽起來像“Sfard”。

4) 利維 (J. Levy): “腓尼基名字的起源”(L'origine du nom de la Phénicie), 載“語言學雜誌”(«Revue de philologie») XXIX (1905), 第三〇九頁及以後諸頁。

5) 維爾: “原始地中海地區的腓尼基人、愛琴人和希臘人”(Phéniciens, égéens et hellènes dans la Méditerranée primitive), 載“波利亞”, II (1921)。

德馬斯及其同夥不是來自腓尼基、而是來自安那托利阿，因為腓尼基這個名稱在古代不像後來一樣，有固定的地方限制，而是泛指地中海東岸一帶（自有歷史記載時起有時把加里亞也認作是腓尼基）。關於卡德馬斯人的起源問題還有另外的意見。比如，邁厄斯¹⁾認定米諾斯人是從海上來的“有着紅色皮膚的人”，認為他們是於紀元前一千四百年到達俾俄喜阿的，並不把他們當作是底比斯的創立者而是當作收復者。一九四九年出現了一本重要的書，是英國馬克思主義者史學家托姆松教授²⁾寫的；這本書企圖根據古代傳說的資料來闡明特洛耶戰爭以前好久發生的、通過希臘人以前的皮拉斯齊人³⁾和最初希臘的外來人（他們屬於不可分割的還是愛奧利亞-伊奧尼亞人的部落）的這些部落的混合而逐漸匯合的過程（“古代希臘社會研究：史前的愛琴文化”，第一九七頁），並且托姆松還同時承認拉彼提人就是希臘人（同上，第二六五頁及以後諸頁）。類似這種觀點的假說雖是無可避免的，但無論如何應該指出，托姆松教授也認為最初的希倫部落在希臘土地上出現及希臘居民以前的希倫化這個事實是屬於邁錫尼時代的。

在研究使我們感覺興趣的這一問題的許多蘇維埃作品中，可以提到 P. B. 施米德特的一篇不長的論文，題目是“關於多利亞人遷移的古代傳說”（載“古史通報”一九三八年第二期，第二〇四至二一八頁），他在这篇論文中完全按照古代傳說的資料研究了關於多利亞人遷移的問題，其出發點是這一事實：早在多利亞人遷移以前，希臘已為各主要希臘部落所住滿。在那時大多數其他蘇維埃史學家中間，關於希臘部落人种起源的問題，極不正確的和反科學的各種觀點是佔着優勢的。在正確解決這些問題的道路上，那時却流行着（特別是在若干研究古代希臘史的史學家中間）馬爾關於語言飛躍式發展的

1) 見前引邁厄斯著作，第三二一至三二二頁。

2) 托姆松 (G. Thomson): “古代希臘社會研究：史前的愛琴文化” (Studies in Ancient Greek Society, The Prehistoric Aegean), 一九四九年倫敦版。

3) 托姆松與尼爾松等人的意見相反，承認奧科美那斯的米尼亞人是皮拉斯齊人，而非希臘人。

惡劣學說。有一些史學家(如B. Л. 波格耶夫斯基、E. M. 科洛波娃等人)雖然承認希臘居民就是土著居民,但又把他們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一)希臘以前,(二)希臘。希臘階段時期是希臘居民已開始用希臘本部的語言說話,而且他們認為“希臘人”和“前希臘人”,不是人種上的差異而純粹是階段上的差異。他們一方面主張這種觀點,同時又同意當時馬爾對一切歷史中遷移的過程採取否定態度的理論,因而不僅不承認希臘各部落移民的情況,而且對歷史上証實了的多利亞人遷居的事實也加以否認。根據這種觀點,自然要完全忽視了希臘各部落之間的差別;這種差別在希臘本土上的存在,早在荷馬以前的時代,就為古代傳說所肯定了。

關於在邁錫尼時期希臘居民中部落組成的各種不同意見的概述表明,沒有一位學者——甚至如伊凡思承認米諾斯各王朝的代表是邁錫尼文化的體現者的那些人也不例外——對邁錫尼希臘居民的基本羣眾之屬於希臘部族表示懷疑¹⁾。只是關於愛琴海地區希臘人最初出現的時間問題有一些意見分歧²⁾。下述的事可作為特徵:甚至

1) 要找各種不同的意見,應求之於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年,那時關於克里特的邁錫尼時代的研究,不是尚未開始,就是還在萌芽狀態。所以,史節伐尼(Стефани)在CRAI(一八七七年,第三一頁及以後諸頁)中和舒里采(Шульце)在“謝里曼考古的批判研究”(Eine kritische Untersuchung der Schliemanischen Altertümer)(一八八〇年版)中,都不僅不把邁錫尼文化認為是希臘人創造的,而且把邁錫尼文化的遺物計入差不多兩千年以後的時期,認定它們是公元第三至第四世紀哥特人或赫達來人的產物。大約就在那時,主張邁錫尼文化之起源於加且強的人有:開勒(Келер),見Ath. Mitt., III (1878),第一至一三頁;杜姆勒(Дюмлер),同上, XI (1886),第四四頁及以後諸頁和 XII (1887),第一頁及以後諸頁;史士德尼期加(Студницка),同上。稍晚一點,黑爾彼(W. Helbig)發展了關於邁錫尼文化起源於腓尼基的假說(參看黑爾彼:“論邁錫尼問題”[Sur la question mycénienne]載“碑銘與文學學院論文選集”[«Extrait des mémoires de l'Ac. des inscr. et belles lettres»], XXXV, 2, 1896);對黑爾彼持反對意見的,請參看B. B. 法爾馬科夫斯基:“邁錫尼與腓尼基”,載“語言學評論”(«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第一一卷,第一分冊,第一二七至一五六頁。

2) 通常認為這個日期是紀元前二十世紀初(約在一九〇〇年),例如,參看格洛茨(G. Glotz):“愛琴文化”(La civilisation égéenne),一九二三年巴黎版,第五四頁;布列恩(C. W. Blegen):“希臘人的由來”,載AJA, XXXII (1928),第一五三至一五四頁;邁厄斯:前引書。拒絕解決這個問題的,見邁耶爾(E. Meyer):“古代史”(Geschichte

赫洛茨尼得出結論說，在希臘大陸所發現的邁錫尼時代的銘文，不是用希臘文而是用克里特文字寫的，所以他不僅不否認邁錫尼時代的混合居民中間有希臘人-亞該亞人的存在，而且还承認他們的統治地位¹⁾。

因此，邁錫尼希臘居民之屬於希倫部族这个事实，迄今未引起疑問。但是，最近保加利亞學者格俄基耶夫有这种假定：不承認邁錫尼的亞該亞人是希臘人，並把希倫部族最初深入愛琴海地區的時間与所謂多利亞人遷徙的時間联系起來。格俄基耶夫所提出的假定（如承認这个假定势必根本改变希臘史的開始時期）是異乎尋常的，迫使我們要特別注意它，並須極審慎地來研究它所依据的根据。格俄基耶夫近數年來出版的著作和論文發揮並論證了自己的假說²⁾。他在關於譯解米諾斯文字的那篇著作的第二部分中，对他的觀點作了極徹底的敘述³⁾。他在該著中所發揮的原理在“古史通報”所發表的一篇論文中重複過⁴⁾。格俄基耶夫關於米諾斯銘文的著作限於較詳尽

des Altertums), II, 1, 一九二八年, 第二二一頁。同時, 有表示慎重意見的, 如尼爾松: “荷馬与邁錫尼”, 第八五至八六頁。柏克 (C. D. Buck) 根据語言學特點的理由, 假定的日期更晚一些——約一六〇〇年 (“古典語言學” [«Classical Philology»], XXI, 一九二六年, 第一頁及以後諸頁)。

1) 赫洛茨尼 (B. Hrozný): “克里特的碑銘” (Les inscriptions cretoises) (“東方文庫論文” [Monografie archivu Orientálního], 第一二卷), 一九四九年布拉格版, 第一一〇頁: «Les Achéens apparaissent ainsi comme véritable mélange de tous les peuples et races de l'Egée et de l'Orient ancien—peu différents sans doute à ce titre, des habitants mêmes de la Crète—ensemble dans lequel, finalement, les grecs achéens auraient conquis la prépondérance» (“这样, 亞該亞人便作为愛琴海地區和東方的一切民族和种族的一种真正的混合物而出現了——無疑對於这个名称來說是有什麼區別的, 甚至克里特的居民——在所有這當中, 亞該亞的希臘人最後將會取得優勢”)。

2) 參看格俄基耶夫 (V. Georgiev) 更早的一本著作: “克里特-邁錫尼文化的負荷者” (Die Träger der kretisch-mykenischen Kultur) (載“年鑑” [«Труды»], 一九三六年)。

3) 格俄基耶夫: “米諾斯銘文的解讀” (Le déchiffrement des inscriptions minoennes), 載“年鑑”, X, (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 第一至六六頁。

4) 格俄基耶夫: “根据米諾斯銘文來說明紀元前兩千年愛琴海世界的歷史”, 載“古史通報”一九五〇年第四期, 第四八頁及以後諸頁。

地談到新石器時代和希臘時代，但同時他仿效赫特列（Хертлей）——赫特列只承認經過馬其頓的兩次入侵：新石器時代晚期之初和後來的希臘時代末，即在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左右——而認為這一點是自己觀點的証據（第五九頁）。在這裏，不同於“古史通報”上所發表的那篇論文，凡關於希臘人祖先的問題，以及他們出現在巴尔幹半島南部的時間和情況都具體地肯定下來了。公元前十四至十三世紀以前，希臘人似應居住在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某些地方（同上，第六二頁）。公元前十二世紀希臘移民者乃從這些遙遠的地方帶着新的文化而來。“一切邁錫尼文明被破壞無遺。這種災難因出現新式樣——幾何形以及作為盧日茨文明（Лужиц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特色的凸圓形陶器（Bückerkeramik）——始告結束”（第六一頁）。按照格俄基耶夫的意見，就在邁錫尼的軍事力量用在對特洛耶的戰爭時，大批國外部落遂侵入希臘¹⁾。

格俄基耶夫在解讀米諾斯銘文的著作中所引証有利於他本人觀點的各項論據，基本上就是那篇俄文論文所列举的幾點：把希臘化的可能性與意大利不同部落的拉丁化作類比（“年鑑”第六二頁，參看“古史通報”第六三頁）——這個論據本身毫無一點說服力量，特別是居住在意大利的各部落並不以其血統的共同体自居，而當時希臘各部落則承認他們屬於統一的希臘民族的事實；沒有提到荷馬史詩中的多利亞人，愛奧利亞人和伊奧尼亞人（在最近的修訂中承認了“伊利亞特”第一三卷提到伊奧尼亞人）²⁾；將狄薩利亞的希臘人（汎希臘人）和“伊利亞特”第二卷的亞該亞人對照（雖然在“伊利亞特”中它屬於該卷最後一部分，但終於是固定下來了的），彷彿還保留着關於希臘部落和亞該亞部落之間的人種差異的回憶³⁾。在“古史通報”的那篇論文中，這些論據還引用了多多那的塞拉西亞人來作補充，格俄基

1) 但是古代的許多作者恰巧曾論及侵入伯羅奔尼撒的多利亞人的人數是相當少的，關於這一點，參看下文第一三頁和第三八頁。

2) “年鑑”，第六三頁；參看“古史通報”第六三頁。

3) 同上，第六五頁；“古史通報”第六六頁。

耶夫打算把这些人看作是希倫人的祖先¹⁾。格俄基耶夫教授認為把人种名称的標誌、首先是把阿達那伐那(達魯那)(аданавана(дапуна))的名称和荷馬時代的丹內阿斯人(данайцы)的名字來比擬,具有特別的意義²⁾。

格俄基耶夫曾在兩篇專論中更詳細地發揮了前面引用的一些論據。一篇是要証實這一假定:在“伊利亞特”第十三卷詩中(第六八五行)所提到的伊奧尼亞人是後來侵入的³⁾;另一篇中更詳盡地在人种名称上把皮拉斯齊人、非利士人(埃及的“пелести”,猶太的“ne. nautu”)、丹內阿斯人的名称与赫梯人部落中的一个部落阿達那伐那作了比擬;阿達那伐那部落住在以卡拉帖普为中心的西利西亞的東部,說着赫梯人的象形文字的語言。格俄基耶夫承認克里特和邁錫尼希臘是其中某些人的故鄉,承認他們在邁錫尼時代、特別是在紀元前十二世紀末,从那些地域遷往東方。克里特人遷居到腓尼基南岸一帶的事實確已在猶太和其他史料中完全証明無訛。但關於希臘的“丹內阿斯人”从希臘移居到阿達那伐那人民的地區(在卡拉帖普區域)的假定却一直沒有史料的根據⁴⁾。

格俄基耶夫藉以論証其關於希臘人很晚地出現在希臘領土上的

1) 對於這種假定的批評,參看下文第二九頁。

2) “平鑑”,第六三至六四頁;“古史通報”第六四頁。此處可以恰當地援引格俄基耶夫所引以証實一個部落的名称轉到另一個說另一種語言的部落之可能性,如以法國人作例,他們說的是羅馬語的一種,但他們的名称却來自法蘭克人的日爾曼部落的名称(“古史通報”第六五頁)。這正像丹內阿斯人的名称(老實說,這不是部落的名称,而是王朝的名称)是从東方外來人獲得的一樣,這可以拿丹內阿斯的神話來証實,關於這一點,參看下文第二二至二三頁。

3) 格俄基耶夫:“論希臘人的人种起源:伊奧尼亞人和伊利亞特”(Zur Ethnogenese des griechischen Volkes. Die Ioner und die Ilias),載“保加利亞科學院學報”LXXI (1950),第一九五至二〇八頁。

4) 參看格俄基耶夫:“論皮拉斯齊人、非利士人、丹內阿斯人和亞該亞人的起源和語言”(Sur l'origine et la langue des Pélasgues, des Philistins, des Danaens et des Achéens),載“小亞細亞研究年鑑”(«Jahrbuch für kleinasiatische Forschung»),一九五〇年第一卷第二分冊,第一三六至一四一頁;關於丹內阿斯人,參看下文第二二頁及以後諸頁。

基本觀點的論據，由於極端片面而軟弱無力。格俄基耶夫是一個語言學家，因而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幾乎完全利用語言的材料。他在確定研究的任務時說道：“我打算就希臘以前的語言的新概念來論述希臘人遷居的問題，並注意考古研究的最新結果”（“年鑑”，第五二頁）。但是，這方面的語言材料畢竟是極不可靠，因為關於希臘以前的語言特點和形式的問題還研究得很不夠。至於考古材料，格俄基耶夫教授利用得相當不夠，而且主要限於引証赫特列的著作。他在解決希臘人居住的原始地點的問題時，引用考古材料要較多一點。但是，他在此處所引用的考古論據却引起嚴重的異議。依照格俄基耶夫教授的意見，陶器上的幾何圖形和屍体的火葬足以說明希臘人帶來的新文化的特點，但這兩點早已有人懷疑，並且部分地被推翻了。早在一九一〇年，撒母耳·維節（Сам Вуде）在公布了薩拉米墓地¹⁾的發掘結果以後，把“原始幾何形”的這一名詞，应用到薩拉米的陶器上，認定它是邁錫尼式和幾何形之間的中間環節。但他同時錯誤地假定，幾何形是回到邁錫尼以前的“農民風格”（Bauernstil）。這一極端觀點沒有被人接受，但關於從邁錫尼式逐漸過渡到幾何形的概念已為人承認。邁厄斯在其“希臘人是誰？”一書中以單獨一篇（第四七三至五一五頁）來講述幾何形的問題，而且得出結論謂：“由於純粹式樣發展的結果，邁錫尼式自然過渡到幾何形”。大家知道，幾何形不僅在已成為直接侵入對象的伯羅奔尼撒，而且在很少或簡直沒有為那些“新”部落所移入的亞狄加及其他區域（一直到賽普路斯）也獲得極充分的發展。在邁錫尼以後時期的雅典的墳墓的發掘，對後來過渡到幾何形的亞邁錫尼樣式和幾何形逐漸發展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²⁾。卡阿涅也承認雅典的幾何形起源於邁錫尼和亞邁錫尼的樣式，並論斷了它的發展歷史³⁾。幾何形的產生是邁錫尼樣式逐漸發展的結

1) Ath. Mitt., 35 (1910), 第一七至三六頁及表 V—VI。

2) 參看克拉伊克 (W. Kraiker) 和邱伯勒 (K. Kübler): “十二至十世紀的大墳地及陶器” (Die Nekropolen des 12 bis 10 Jahrh., Kerameikos), 一九三九年柏林版，第一三八頁。

3) 卡阿涅 (P. Kahane): “亞狄加的幾何形陶器的發展” (Die Entwicklung-

果，而这一事实可以說在今天已是公認的事实。甚至一些專家如普拉施尼克(Пращникер)、赫特列等也都同意他的主張。由於北方各部落的移入而推廣了火葬儀式，對這種斷言也有不少爭論。在這方面就是邁厄斯也表示懷疑(前引邁厄斯著作，第四四五頁、第三八〇頁及以後諸頁)。米羅納斯得出結論說，火葬儀式不是隨侵略者輸入的，而是從特洛耶人學來的¹⁾。羅利麥²⁾解釋火葬的盛行，首先是由於社會上層被迫大量亡命和脫離他們故鄉時的情況不穩定的原故。對於火葬習俗的發生和推廣不管作怎樣的解釋，但是關於這個事实和“新”部落的到達有聯系的假定則是無論如何不能成立的。最早時期的火葬習俗，從邁錫尼文化覆滅之時起，就推行於亞狄加³⁾以及完全未為多利亞人遷徙所涉及的地方(如科羅封等)，這種情況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所以，格俄基耶夫蒐羅的古代傳說的材料是完全不夠的。他引用“伊利亞特”、修昔的底斯和亞理斯多德的某些地方(詳下)，解釋得不正確。

希臘人种起源的問題，只有靠全面地研究和分析各種史料、首先是古代傳說的材料，才能得到解決。須知希臘人對自己的過去，其關心並不亞於現代的學者們。他們把本國史上英雄時代的回憶保存在自己的傳說和故事中，就是這個英雄時代的事件組成了希臘人民的史詩；完全令人難信的是：希臘人的史詩竟歌頌異國人民的英雄，尤其是那些被歼滅了的和淪為奴隸的人民的英雄，後者的文化就是被希臘人親手破壞的。後世的希臘作家對前多利亞時期的希臘居民之屬於希臘部族，從未表示過疑問。修昔的底斯說希倫人在特洛耶戰爭時期還沒有用這個名字，但他本人却稱他們為希倫人(I, 3)。

sphasen der attisch-geometrischen Keramik), 載 AJA, XLIV (1940), 第四六四至四八二頁。

1) 米羅納斯(G. Mylonas): “荷馬時代的與邁錫尼的葬儀”, 載 AJA, LII(1948), 1, 第八〇至八一頁。

2) 羅利麥(H. L. Lorimer): “荷馬與文獻”, 一九五〇年倫敦版, 第三章。

3) 參看克拉克和邱伯勒, 前引著作。

古代傳說承認伊奧尼亞人是土著居民，雖然希羅多德承認他們是希倫化了的皮拉斯齊人 (I, 57, 並參看 VII, 94; VIII, 44)，但是，把亞狄加的伊奧尼亞人的土著性和其他希倫部落¹⁾的移民加以對照，這種希倫化在紀元前十二世紀末的移民以前好久就應已完成。據關於希倫部落以人名而得種族之名的系譜傳說，伊翁和亞該亞第一次出現在中希臘和南希臘之時，愛奧拉斯和多拉斯仍留在狄薩利亞北部之祖輩聚居的地方。不待說，這種傳說有手工加工的成分，但這種加工至少應在希西阿時代，也許還早一些，因而我們完全可以假定，關於希倫各部落移動的實際先後次序的概念就是這種加工的基礎。甚至古代傳說似乎還把克里特的米諾斯看做是希倫²⁾。代俄多拉斯的“歷史叢書”——它不過是一個以前時期各史學家著作的編纂物而已——對多利亞以前時代的希臘史作了詳盡的概述。許多人企圖確定這些事件的主要年代日期，這是眾所周知的。此外，從事於希臘和希倫研究的學者們，直接也研究希臘文字的各种方言的起源和區分問題。最初研究語言的問題早已在五世紀開始，當時許多初期的語言理論都有了。亞歷山大時期的語言學家由於印行和註釋了各時期的文獻原本而比較有系統地研究了各种方言，但是當時許多語言學的論文一篇也沒有保存下來，所以我們今天只能從後來的編纂物中來了解它們的內容³⁾。

由此可見，古代傳說保存着不少關於古代希臘史、特別是關於多利亞時代以前希臘各部落及其分佈在希臘領土上的材料。我們就應首先對這些材料加以概述。

我們在斯特拉朋的著作中可以見到基本部落和方言的形成與發展的最完備和最顯著的圖畫，就如同當時希臘人自己描繪的一樣。由於下列一段話的意義重大，我引用其全文：“在希拉斯有許多部落，

1) Her., I, 56-57; 參看 Thuc., I, 2.

2) Diod., IV, 60; 參看柏拉圖的對話“米諾斯”，等等。

3) 參看“語言和風格的古時理論”文集，一九三六年版，II. M. 特薩斯基的緒論，第一三頁及註解，及第一四二至一四三頁。

其中最老的部落就和我們所知道的希倫方言那樣多，而方言有四種：伊奧尼亞語（*Ιῶδα*），我們認為是和古代亞狄加語沒有區別，因為亞狄加的古代居民是被稱為伊奧尼亞人的。伊奧尼亞人以殖民者的資格從亞狄加到了亞洲，他們說的正是那個現在叫做伊奧尼亞語（*γλῶττη Ἰάδι*）的方言。多利亞（方言），我們認為和愛奧利亞語是同一語言，因為所有沿着哥林斯地峽的那個地區（*οἱ ἔκτος Ἰσθμοῦ*）居住的人民，除了雅典人、墨加拉人和帕那薩斯區域的多利亞人以外，現在都被稱為愛奧利亞人。極其可能，為數不多而又居住在一个嚴寒的國度的多利亞人，因與別國不相往來，把語言和習俗改變到這種地步，以致沒有（和愛奧利亞人）融合成一個部落，而照舊自成一個部落。這同樣發生在雅典人身上，他們也是佔據着貧瘠的多石的地方，不曾遭受過敵人的侵襲，因而誠如修昔的底斯所說，認為自己是土著民族；因為誰也不曾把他們趕出他們居住的國土，同時誰也不曾打算佔有這個國家。雅典人雖然人數很少，却保全了自己的語言和自己的部族，其原因想必在此。另一方面，因為愛奧利亞人統治着沿哥林斯地峽的那個地區，所以沿着哥林斯地峽的這個地區（即伯羅奔尼撒——久梅涅夫）的居民同樣是愛奧利亞人；他們後來（和別的部落）混合起來了；當亞狄加的伊奧尼亞人佔據埃及阿列的時候，多利亞人正受着赫拉頡利得人的領導，這些多利亞人就是住在墨加拉並建立了許多伯羅奔尼撒城市的人。此後，伊奧尼亞人很快被亞該亞人、即被愛奧利亞部落的人趕跑了，於是在伯羅奔尼撒剩下兩族（*Ἔθνη*）：愛奧利亞和多利亞。所有那些與多利亞人很少聯系的伯羅奔尼撒的居民，即阿卡提亞人和埃利亞人，都是說的愛奧利亞語（方言）；阿卡提亞人住在山中，因此不曾遭受到（多利亞人的）瓜分，埃利亞人因為供奉奧林比亞的宙斯，長期以來安居無事，他們也成為愛奧利亞部落的一支，本身又接收了赫拉頡利得人回來時跟着奧克西勒斯行進的軍事隊伍。其餘的人則使用着由愛奧利亞和多利亞兩種（方言）混合起來的語言，一些人用的是比較接近愛奧利亞的語言，另一些人用的是不大接近愛奧利亞的語言。直到現時為止，差不多各城居民都說着

不同的語言，雖然一向存在着這樣一種（錯誤的）意見，以為由於多利亞人的優越地位，他們全都使用着多利亞方言”（Strabo, VIII, 1, 2, 第三三三頁及以後諸頁）¹⁾。

從這一段敘述中可以看出：在古代希臘人中，關於希臘部族的統一以及關於早在多利亞以前的時期各種方言形成的問題，存在着一些十分確定的概念。伊奧尼亞人還在多利亞人遷移以前好久，不僅佔據了亞狄加，而且佔有了伯羅奔尼撒以北一帶地區——埃及阿列。整個伯羅奔尼撒和“沿着哥林斯地峽”的那塊地區都被愛奧利亞各部落住着，而且這些部落中還包含亞該亞人，他們尚未形成特殊的方言集團。多利亞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孤立地住在多利亞地區。多利亞人開始遷移以前的情形就是這樣的。多利亞人入侵伯羅奔尼撒發生這樣的後果：一方面，驅除了那個地方的伊奧尼亞人；另一方面，把伯羅奔尼撒的全部居民（除阿卡提亞和伊利斯以外）多少完全地多利亞化了，結果形成許多愛奧利亞-多利亞互相混合起來的方言²⁾。

斯特拉朋的這一說明，可以說包含着古代希臘人關於方言研究的精華，僅此足以對格俄基耶夫教授假設的正確性引起懷疑。但是，斯特拉朋關於在多利亞以前的時期希臘各部落和方言分佈的報導，可以用其他史料加以相當補充的。我們現在就根據各部落集團來研究這些材料。先從伊奧尼亞人開始吧。

斯特拉朋關於伊奧尼亞人佔據伯羅奔尼撒北部的埃及阿列這一簡略的記述，可以在很大程度內拿其他史料³⁾加以補充。我們從別的資料中知道，除了埃及阿列以外，伊奧尼亞人還佔據了伯羅奔尼撒的許多其他地區，例如：在多利亞人到達以前由伊翁的兒子庇期列

1) 引自米仙珂(Михенко)的譯本，並加了若干修改。

2) 希臘語在古代希臘分成四種方言，這是大家公認的。從希臘化時期起，在這四種方言中還加上第五種“共同”語(κοινή)。所以，在後世一篇無名氏的“論方言”論文——它實際是約翰·菲洛蓬(公元第六世紀)著作中的一個簡短摘要——中，分別為五種方言：亞狄加語、伊奧尼亞語、多利亞語、愛奧利亞語、共同語，同時記出了各方言的不同變形；其中愛奧利亞方言的三種變形看來是亞該亞(阿卡提亞-賽普路斯)語(參看“語言和風格的古時理論”，第一四二至一四三頁)。

3) Her., I, 145; VII, 94; Paus., VII, 1, 3; Strabo, VIII, 7, 1, 第三八三頁。

(Питирей) 1) 治理的埃彼道拉斯地區；在亞狄加神話和傳說 2) 中所記載的特利真地區；以及哥林斯地峽上的墨加利斯 3)。所以，伊奧尼亞人佔據的伯羅奔尼撒不僅是北岸一帶，而且包括東北沿岸。希羅多德寫道，伊奧尼亞人最初也住在西努利亞（阿哥利斯与拉哥尼亞之間的海濱地區），而且他們還保存了自己部落的特點和語言，只是在多利亞人到達以後，阿哥斯秉改時才被多利亞化了（VIII, 73）。大家知道，和亞狄加居民一樣，希羅多德稱呼西努利亞的伊奧尼亞人是土著居民。這當然不意味着正是伊奧尼亞人部落才是當地歷來的居民。人們之把伊奧尼亞人認為是土著民族，由於認為他們是希臘化的皮拉斯齊人。希羅多德（I, 56）直接稱雅典人為皮拉斯齊人；他也把埃及阿列的伊奧尼亞人認為是皮拉斯齊人，而且雅典人和伊奧尼亞人都是因其共同的名祖為伊翁而得名 4)。根據所有這些記載可以看出，在古代希臘人的概念中，正是伊奧尼亞人為与居住在中希臘和南希臘的皮拉斯齊人發生接觸的第一個希臘部落 5)。

關於亞該亞人起源的材料中有關於希臘諸子的神話。這個神話，如前所述，是在希西阿時代或更早的時代就已出現的，因此從各部落名祖的假名及其參詣聖地，可以看出有關各部落最初混合的回憶。統治泰俄提斯的希臘的諸子中，愛奧拉斯和多拉斯始終留在故居，而第三個兒子修蘇斯被他的兩個哥哥驅逐出去，在雅典找到避難所，他在那裏娶了伊累克修斯王的女兒克利攸薩為妻，生了兩個兒子——伊翁和亞該亞 6)。伊翁，如上所見，做了亞狄加的和埃及阿列的

1) Paus., II, 26, 1 (Spiro); 參看 VII, 4, 2.

2) 參看尼爾松：“希臘神話之邁錫尼起源” (Mycenaean Origin of Greek Mythology), 一九三二年倫敦版，第一六六頁及以後諸頁。

3) Strabo, III, 5, 5, 第一七一頁；IX, 1, 5, 第三九二頁。

4) 關於皮拉斯齊人—伊奧尼亞人希臘化的問題，參看 Her., I, 57. 雅典人最初被叫做是克拉提人，以後是西克羅普斯人，最後遵照伊翁的名字，被稱為是伊奧尼亞人 (Her., VIII, 44)；關於埃及阿列的伊奧尼亞人，參看 Her. VII, 94, 並比較 Strabo, VIII, 7, 1, 第三八三至三八四頁。

5) 參看斯特拉朋在上述引文中關於亞狄加—伊奧尼亞和伊奧利亞—多利亞兩個最初的基本方言集團的對比。

6) Strabo, VIII, 7, 1, 第三八三頁；Apollod., I, 7, 3.